

CHINESE CITY TREE

中国市树

郗光发 曹丽雯 著
牟少华 姜莎莎



科学出版社

中国市树

郅光发 曹丽雯 牟少华 姜莎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市树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与一般树木相比，它具有更多的人文价值，代表着一个城市独具特色的资源禀赋、文化底蕴和风范品格。本书对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348个地级以上城市市树的应用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我国市树选用的整体特征和市树的区域分布状况，阐述了每一种市树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时代特色和习性特征，并对市树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期望可以为我国城市市树选择应用与绿化工作提供参考和支撑。

本书可供城市森林、城市园林、生态文化、植物学等相关专业人员参考，并适合普通读者阅读鉴赏。

审图号：GS(2018)659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市树 / 鄯光发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6

ISBN 978-7-03-061175-8

I. ①中… II. ①鄯… III. ①城市林—树木—介绍—中国 IV. ①S7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7344号

责任编辑：张会格 / 责任校对：郑金红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3/4

字数：392 000

定价：1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市树是城市居民对某一植物所依附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情感的集中反映，是城市生态文化的重要标识和特色名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深入实施，我国市树评选工作也在各个地级以上城市逐步开展，但对于县级城市而言，目前开展市（县）树评选工作的城市还比较少见，仅在目前一些正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县级城市中逐步开展起来。市树的评选和推广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宣扬生态文明理念的过程，既增强了广大市民植绿爱绿的意识，又美化了城市生态环境，还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截至目前，我国大多数地级以上城市已选定了市树，但仍有 100 余个城市尚未选定市树。同时，在已选定市树的城市中也仍有一部分城市存在市树应用不广泛、运用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也有少数城市只为“求新求洋”，盲目跟风选择了本地非适生树种作为市树。从整体上看，我国在市树选择应用和宣传管护中还有很多亟待改进之处，科学规范地选用市树仍是我国城市绿化建设过程中一个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发展方向。

本书对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 348 个地级以上城市市树的应用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我国市树选用的整体特征和区域分布状况。同时，在整理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一是大家所熟知并喜爱的几个树种，如国槐、香樟、银杏、榕树、柳树等，不出意料地成为最受欢迎的市树树种，其中国槐、香樟均被 49 个城市选为市树，这一结果也大大超乎很多人的想象。二是有不少城市同时选用了两个树种作为市树，仔细数来竟也有 27 个城市之多，这或许也是人们对树木情感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在选择面前确实“难以取舍”。三是市树不一定是高大挺拔、姿态优美的树种，有不少城市把苹果树、荔枝树、龙眼、桃树、南果梨等果树选为自己的市树，由此看来经济贡献也是人们衡量市树的一把重要标尺，选市树不仅仅是“选美”，还要看社会贡献。四是市树和市花有些时候是难舍难分的，如白兰是广东省清远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的市树，但同时也是广东省佛山市的市花。五是市树的地名文化十分丰富。在我国的众多地名中，以樟树、槐树、银杏、榆树、桂花、枣树等树木来命名的地方十分普遍，其中我国南方以樟树为名的地方较多，既有樟树市，又有樟树乡，还有众多以樟湖、樟溪、樟河、樟桥、樟田、樟石、樟岩等为名的村镇；而在我国北方，以榆树为名的地方相对较多，仅以榆树命名的县市就有榆林市、榆州市、榆中县、榆次县（现改为榆次区）、瞻榆县（现已划入通榆县）、通榆县等，而以榆林镇、榆树屯、榆树沟、榆树坡、榆树堡、榆树川、榆树林、榆树园、榆树湾、榆木岭等为名的村镇也是数不胜数，这些地名的存在充分体现了树木在民间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本书还梳理了每一种市树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特色，对市树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以便为我国城市市树选择应用与绿化工作提供参考和支撑。

本书为国家林业局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美丽城镇森林景观的构建技术研究示范”

(201404301) 的一项成果。本书的编写历时近两年，凝聚了众多人的辛劳和智慧。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叶智书记对本书编纂工作给予的热忱鼓励和悉心指导，感谢项目主持人王成研究员对本书给予的良好建议和帮助。在数据调查过程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传办公室马大轶副主任、刘宏明处长和范欣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从下发表格到汇总数据，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图片收集与整理过程中，福建农林大学董建文教授和陈湜博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史久西高级工程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裴男才副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秦新生博士、广西大学马仲辉博士、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徐勇博士等人都提供了很多宝贵资料。在本书构思和撰写过程中，吴泽民教授、贾宝全研究员、邱尔发研究员、徐程扬教授、陈步峰研究员、张志强教授、慕长龙研究员、董建文教授、许景伟研究员、唐洪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史久西高级工程师、廖菊阳研究员、赵庆高级工程师、黎燕琼副研究员等也都给予了很好的建议。另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孙朝晖、古琳、詹晓红、张昶、孙振凯、孙睿霖等多位老师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著者能力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著者

2018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市树文化溯源	1
第一节 文化的传承者.....	2
第二节 历史的见证者.....	4
第三节 地名的启迪者.....	5
第四节 城市的工作者.....	6
第二章 市树选择与应用	9
第一节 评选标准与选定程序.....	10
第二节 整体应用状况.....	11
第三节 树种选择.....	21
第四节 地理分布.....	21
第五节 选用现状与确定原则的相关性.....	23
第六节 应用中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23
第三章 市树分区应用	27
第一节 华北地区.....	28
第二节 西北地区.....	28
第三节 东北地区.....	29
第四节 华东地区.....	29
第五节 华中地区.....	30
第六节 华南地区.....	31
第七节 西南地区.....	32
第八节 港澳台地区.....	32
第四章 市树应用概览	35
01 香樟 <i>Cinnamomum camphora</i> (L.) Presl.....	37
02 国槐 <i>Sophora japonica</i> L.	40
03 银杏 <i>Ginkgo biloba</i> L.	43
04 榕树 <i>Ficus</i> spp.	46
05 柳树 <i>Salix</i> spp.	49

06	雪松 <i>Cedrus deodara</i> (Roxb.) Loud.	52
07	桂花 <i>Osmanthus fragrans</i> (Thunb.) Lour.	55
08	油松 <i>Pinus tabuliformis</i> Carr.	58
09	广玉兰 <i>Magnolia grandiflora</i> L.	61
10	凤凰木 <i>Delonix regia</i> (Bojer) Raf.	64
11	榆树 <i>Ulmus pumila</i> L.	67
12	红花紫荆 <i>Bauhinia blakeana</i> Dunn	71
13	法桐 <i>Platanus orientalis</i> L.	74
14	玉兰 <i>Magnolia denudata</i> Desr.	77
15	枫树 <i>Acer</i> spp.	81
16	白蜡树 <i>Fraxinus chinensis</i> Roxb.	84
17	樟子松 <i>Pinus sylvestris</i> L. var. <i>mongolica</i> Litv.	86
18	荔枝树 <i>Litchi chinensis</i> Sonn.	89
19	扁桃树 <i>Mangifera persiciformis</i> C. Y. Wu et T. L. Ming	92
20	侧柏 <i>Platycladus orientalis</i> (L.) Franco	93
21	云杉 <i>Picea asperata</i> Mast.	95
22	沙枣 <i>Elaeagnus angustifolia</i> L.	97
23	合欢 <i>Albizia julibrissin</i> Durazz.	99
24	桃树 <i>Amygdalus persica</i> L.	101
25	红松 <i>Pinus koraiensis</i> Sieb. et Zucc.	103
26	黑松 <i>Pinus thunbergii</i> Parl.	105
27	刺桐 <i>Erythrina variegata</i> Linn.	107
28	枣树 <i>Ziziphus jujuba</i> Mill.	109
29	女贞 <i>Ligustrum lucidum</i> Ait.	112
30	水杉 <i>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i> Hu et Cheng	114
31	白兰树 <i>Michelia alba</i> DC.	116
32	椰子树 <i>Cocos nucifera</i> L.	118
33	绒毛白蜡 <i>Fraxinus velutina</i> Torr.	120
34	小叶杨 <i>Populus simonii</i> Carr.	121
35	白皮松 <i>Pinus bungeana</i> Zucc.	122
36	苹果树 <i>Malus pumila</i> Mill.	123
37	七叶树 <i>Aesculus chinensis</i> Bunge	125
38	大叶榆 <i>Ulmus laevis</i> Pall.	127
39	天山云杉 <i>Picea schrenkiana</i> Fisch. et Mey.	128
40	南果梨 <i>Pyrus ussuriensis</i> Maxim.	130
41	桧柏 <i>Sabina chinensis</i> (L.) Ant.	132
42	杏树 <i>Armeniaca vulgaris</i> Lam.	134



43	长白赤松 <i>Pinus sylvestris</i> L. var. <i>sylvestriformis</i> (Takenouchi) Cheng et C. D. Chu	136
44	龙柏 <i>Sabina chinensis</i> (L.) Ant. 'Kaizuca'	138
45	木瓜树 <i>Chaenomeles sinensis</i> (Thouin) Koehne	139
46	刺槐 <i>Robinia pseudoacacia</i> L.	141
47	琅玕榆 <i>Ulmus chenmoui</i> Cheng	143
48	黄山松 <i>Pinus taiwanensis</i> Hayata (<i>P. hwangshanensis</i> Hsia)	145
49	香榧 <i>Torreya grandis</i> Fort. et Lindl. 'Merrillii'	147
50	南方红豆杉 <i>Taxus chinensis</i> (Pilger) Rehd. var. <i>mairei</i> (Lemee et Levl.) Cheng et L. K. Fu	149
51	舟山新木姜子 <i>Neolitsea sericea</i> (Bl.) Koidz.	151
52	黄花槐 <i>Sophora xanthantha</i> C. Y. Ma	153
53	相思树 <i>Acacia confusa</i> Merr.	154
54	橘树 <i>Citrus reticulata</i> Blanco	156
55	栾树 <i>Koelreuteria paniculata</i> Laxm.	158
56	杜英 <i>Elaeocarpus decipiens</i> Hemsl.	159
57	红树 <i>Rhizophora apiculata</i> Blume	160
58	蒲葵 <i>Livistona chinensis</i> (Jacq.) R. Br.	162
59	梧桐 <i>Firmiana platanifolia</i> (L. f.) Marsili	164
60	秋枫 <i>Bischofia javanica</i> Bl.	167
61	酸豆 <i>Tamarindus indica</i> L.	169
62	阴香 <i>Cinnamomum burmanni</i> (Nees et T. Nees) Blume	171
63	龙眼 <i>Dimocarpus longan</i> Lour.	173
64	塔柏 <i>Sabina chinensis</i> (L.) Ant. 'Pyramidalis'	175
65	三叶树 (重阳木) <i>Bischofia polycarpa</i> (Levl.) Airy Shaw	176
66	油樟 <i>Cinnamomum longepaniculatum</i> (Gamble) N. Chao ex H. W. Li	178
67	樱花 <i>Cerasus</i> sp.	180
68	竹子 <i>Bambusoideae</i> Nees	183
69	台湾山樱 <i>Cerasus serrulata</i> (Lindl.) G. Don ex London	185
70	台湾五叶松 <i>Pinus taiwanensis</i> Hayata	186
71	枫香树 <i>Liquidambar formosana</i> Hance	188
72	泡桐 <i>Paulownia fortunei</i> (Seem.) Hemsl.	190
	参考文献	191

第一章 市树文化溯源



市树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与一般树木相比，它具有更高的人文价值，代表了一个城市独具特色的资源禀赋、文化底蕴和风范品格。市树之所以受到城市居民的欢迎，有的是因为景观价值突出，有的是因为生态价值突出，还有的是因为经济价值显著，但无论哪种市树，都寄托了人们对其本身蕴含的独特人文内涵的期许。若要深究选择哪种市树的原因，最终还要看这个树种在当地人们心中的地位。树有万种，文化底蕴各有不同。我们敬重市树，并将它看作文化的传承者、历史的见证者、地名的启迪者和城市的工作者。

第一节 文化的传承者

市树本身蕴含了十分灿烂丰富的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先贤给我们留下了上百万首与树木密切相关的托物言志的佳作，树木已经成为历代文人墨客表达思想、抒发情感、展现人格的忠实伴侣。同时，祖辈还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与树木相关的典故与传说，成为灿烂中华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结合当今的市树，选择几个主要树种进行简要叙述。

国槐：国槐是我国选用最多的市树树种，其栽植应用历史悠久。我国古人普遍植槐、敬槐、崇槐，喻其庇荫后世源远流长。《周礼·秋官》有记载，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时，就站在槐树下面。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太保，是周代三种最高官职的合称，后人因此也用“三槐”比喻“三公”，成为三公宰辅官位的象征。清河北《文安县志》载：“古槐，在戟门西，清同治十年东南一枝怒发，生色宛然，观者皆以为科第之兆。”于是槐树就成了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偶像、科举吉兆的象征，并常以槐指代科考，考试的年头称“槐秋”，举子赴考称“踏槐”，考试的月份称“槐黄”。在我国，国槐还是吉祥和祥瑞的象征，古代民间就有“门前一棵槐，不是招宝就是进财”的俗语，故人们种植槐树以讨取吉兆、寄托希望。槐树更有怀祖寄托的象征，那首“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用传唱记载了明初百万人口大规模迁徙的悲壮之旅。移民到达新地建村立庄之时，在村口植槐以寄托怀祖思源之情。

银杏：银杏是我国选用较多且栽植范围最广的市树，又被称为公孙树，是健康长寿、多子多福的象征。银杏作为我国最长寿的树种之一，若遇天旱、虫灾、雷击、火烧、人为破坏等天灾人祸，其树体枝干部分会死亡一两年或数年不发芽长叶，但是树的根部和生长层并没有死亡，一旦营养充足，外部环境适宜，又会重新发芽长叶，死而复生。从古至今，银杏树就被人们视为福树，被看作一种存在于超自然的神灵、一种冥冥中神秘的象征，公孙树的名称就体现出这一意义。银杏树是雌雄异株，根系发达，繁衍时多居于附近，形成一个体系、树群，这就如同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多代同堂，充满祥瑞之意。因此，在我国大多数庙宇中，人们都可以见到银杏古树，在百姓的房前屋后也会种植银杏树，以象征健康长寿、多子多福、人丁兴旺。

松树：在民间，人们喜欢将松属植物统称为松树。目前，我国以松树作为市树的城市很多，雪松、油松、黄山松、赤松等都是市树选择对象。松树是中华民族吉祥树、长寿树，自古就有“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寓意，自然也是贺寿之首选。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化历史中，松树一直象征着长青，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古往今来，松树一直被人们作为寄托对象来抒写与表达，如“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写出松树的高远志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写出松树的坚强不屈；“瘦石寒梅共结邻，亭亭不改四时春”表现出松树的乐观向上。松树正是因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和精神品质，才为人们所称颂、喜爱，也成为城市绿化文化树种的典型代表。

榕树：榕树是我国南方城市重要的城市绿化树种。福州市因城内种植榕树众多而被称为“榕城”，海南民间不少地方把榕树作为“神树”或“圣树”。榕树为大众广布绿荫，具有庄严稳重、顽强进取、意气昂扬的形象风格。榕树也因“一冠盖三亩，长寿逾千年”的特性，被人们咏颂为：寿命长千年，



体态尤壮观；砍头不要紧，肢离仍复生。点景随人意，绿化效果好；粗生且易养，处处可安家。同时，榕树还具有“独木成林”“母子世代同根”的特性，是木本植物世界中最为独特的现象，被视为长寿、吉祥的象征，寓意荣华富贵。

桂花：我国桂花栽培历史达 2500 年以上。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南山经》提到招摇之山多桂。《山海经·西山经》提到皋涂之山多桂木。屈原的《九歌》有“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吕氏春秋》盛赞：“物之美者，招摇之桂”。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桂就受人喜爱。到了汉代以后，桂花成为名贵花卉，象征着美好，多被用作贡品上献给皇宫贵族。特别是仲秋时节，丛桂怒放，夜静轮圆之际，把酒赏桂，陈香扑鼻，令人神清气爽。据明代沈周《客座新闻》记载：“衡神祠其径，绵亘四十余里，夹道皆合抱松桂相间，连云遮日，人行空翠中，而秋来香闻十里”，可见当时已有松桂相配作行道树的做法。在传统园林配置中，人们还常把桂花与玉兰、海棠、牡丹相结合，将这 4 种传统名花同植庭前，以取玉、堂、富、贵之谐音，喻吉祥之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常在住宅四旁或窗前栽植桂花树，待到花开时节，便能收到“金风送香”的效果。桂花的花语也象征着我国人民对于美好的追求与向往，寓意“崇高”“美好”“吉祥”“友好”“忠贞之士”“芳直不屈”“仙友”“仙客”；以桂枝喻“出类拔萃之人物”及“仕途”，凡仕途得志，飞黄腾达者谓之“折桂”。

榆树：榆树是我国栽植历史和利用历史最久远的树种之一。我国古代人植榆除材用外，还广泛盛植作为行道树、护堤树、园林风景树和边防林。榆树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其起源于商周时期，周代以后得到了大力发展，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历史景象。秦汉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植榆活动。《汉书·韩安国传》载：“后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於河”，可以看出秦国大将蒙恬率军在北方抗御匈奴时，植榆树形成密林以为城塞，使得匈奴骑兵不能轻易南下袭扰，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绿色长城。六朝时期史籍中对植榆记载较多，而到宋代出现了栽种榆树更为盛行的时代，道路、河堤均种植榆树，北宋都城汴京开封城街道就是以种植榆柳而著称的。在长期的用榆和植榆历史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崇拜榆树的独特文化现象，也形成了“北榆南榉”的榆木家具文化。所以，从古至今，榆木倍受欢迎，是上至达官贵人及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制作家具的首选。

柳树：柳树也是民间对柳属植物的统称。柳树因其美丽的形态、婀娜的风姿成为我国树木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符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往往与青春貌美的女子有所联系。人们常用“柳眉弯弯”来形容女子的眉目清秀，用“楚楚柳腰”来形容女子的蛮腰纤细。在我国，柳树与美女的这种联系已经超过了千年，它代表着女性的柔美，在许多脍炙人口的语言文字中，柳树也多被用来形容漂亮的女子，寄托着诗人的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成为一种情感媒介，让人回味无穷。另外，“柳”者，“留”也，古人“折柳”相留，说的便是分别时依依不舍之意，若将柳种植于檐前屋后，依依杨柳总让人想起故国、家园、恋人，柳便成了故乡故国的象征，隐喻了一种相思之情。柳树不仅寄托着情感，还蕴藏着风水文化，古时就有“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之说，在风水学上柳树属于阴性植物，主风流、阴邪等，同时柳树也起着洁净辟邪的作用。关于柳树还有一个趣事，河南省开封市定市树为“杨柳”，其实就是垂柳，只是隋炀帝开凿成运河后，在堤坝上栽种柳树，并御笔赐垂柳姓杨，故称“杨柳”而已。

玉兰：自古以来，我国人们就喜欢栽植玉兰。乾隆皇帝和他的母亲都非常喜欢玉兰树，他为母亲祝寿建设清漪园，从全国各地收集了一批名贵的玉兰树，并建成玉兰堂，形成著名的玉香海景观。玉兰花不仅花美，香气宜人，还代表着吉祥与富贵，鲁迅先生还曾称赞白玉兰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刚毅性格。由于玉兰花文化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也深深地融入我国特有的民俗文化之中。起源于我国的“二十四番花信风”与二十四节气相对应，是中华花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其中“立春”节气之第三候的代表花信风是“白玉兰仙子”望春花，因此，我国古代人民又将洁白如雪、清香如兰的玉兰称为“望春花”。

侧柏：侧柏乃百木之长，素为正气、高尚、长寿、不朽的象征。自古以来侧柏就常被栽植于寺庙、陵墓和庭园中，大片的侧柏营造出肃静清幽的气氛。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轩辕庙内有许多侧柏，其中有一棵侧柏被人们称为轩辕柏，相传为黄帝手植。轩辕黄帝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古国的奠基者，黄帝手植柏被看成黄帝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关于侧柏，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对爱情的象征意义。在潭柘寺的毗卢阁前，一棵柏树和一棵柿树，两棵不同树种，却百年相伴共生，像情侣紧紧贴在一起，故有“百事（柏柿）如意”之意。还有故宫御花园天一门内的连理柏，是两棵古柏，双干跨中轴线上，其上部相对倾斜生长，而它们的树冠相交缠绕，树干相交部位已融为一体，相伴生长，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

合欢：合欢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吉祥之花之意，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在宅第园池旁栽种合欢树的习俗，寓意夫妻和睦，家人团结，对邻居心平气和，友好相处。清人李渔说：“萱草解忧，合欢蠲忿，皆益人情性之物，无地不宜种之。……凡见此花者，无不解愠成欢，破涕为笑，是萱草可以不树，而合欢则不可不栽。”因为合欢花的小叶有朝展暮合的特性，古时夫妻争吵，言归于好之后，便有共饮合欢花茶的习惯。因此，人们也常常将合欢花赠送给发生争吵的夫妻，或将合欢花放置在他们的枕下，祝愿他们和睦幸福，生活更加美满。朋友之间如发生误会，也可互赠合欢花，寓意消怨合好。

枣树：自古以来，枣就与桃、李、梅、杏并称为“五果”，在我国民间，有很多关于枣的说法：“一日吃三枣，终生不显老”“五谷加大枣，胜过灵芝草”“若要皮肤好，粥里加大枣”等，因此，枣也被称为“百果之王”。枣被历代诗人写入诗词歌赋中，咏颂枣树的诗文也比比皆是。唐代诗人李颀吟咏“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唐代另一著名诗人刘长卿诗云“行过大山过小山，房上地下红一片”，宋代诗人张耒写到“枣径瓜畦经雨凉，白衫乌帽野人装”，清代庆云县令桂山吟道“正是晴和好时节，枣芽初长麦初肥”，透过这些诗文，我们就像穿越了时空隧道，能够尽情地领略先前枣乡风光、感受历史沧桑、回味古人先贤爱枣的情怀。另外，枣树还寄寓着人们的良好愿望，庭院中栽植枣树，婚俗中把枣和栗子放在一起，都有祝愿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的象征意义。

梧桐：梧桐是我国有诗文记载的最早的著名树种之一，其独特的象征意义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梧桐有吉祥之象征，古人常把梧桐和凤凰联系在一起，人们常说：“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有条件的人家常在院子里栽种梧桐，不但因为梧桐有气势，而且更看重它是祥瑞的象征。另外，梧桐还有秋天之象征，便有了“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的佳句。同时，梧桐还有表达爱情之象征，梧桐树枝叶相交象征着缠绵悱恻、至死不渝的爱情。唐代著名诗人孟郊《烈女操》诗有“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贺铸《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有“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的绝美佳句，这便是对爱情最好的表达。

竹子：竹子似树非树，虽然是一种禾本科植物，但贵阳市仍旧选其为市树，可能与竹子在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有关。我国是世界上竹子分布最多、利用最丰富的国家，素有“竹子王国”之称，第一个总部落户中国的国际机构——国际竹藤组织就坐落于北京。中国竹文化灿烂而丰富，我国著名林学家彭镇华先生主编的《绿竹神气》一书记载了上万首与竹有关的诗词，记叙了千百年来中国利用竹子的历史。竹子在中国是一种精神图腾，“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就是人们对竹子喜爱程度的真实写照，也象征了中国人端直谦卑、宁折不弯的精神。竹子浑身是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如竹笋、竹楼、竹床、竹凳、竹篮、竹筏和各种新型竹材制品，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第二节 历史的见证者

古树历经无数风雨寒暑，至今依旧傲然挺立，是活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一方水土、一个城市的精神图腾。



在陕西省黄陵县轩辕庙内，有一棵大树，高20余米，胸径11m，当地人有句谚语：“七搂八揸半，圪里圪塔不上算”，可谓七人合抱犹不围。此树苍劲挺拔，冠盖蔽空，叶子四季不衰，层层密密，像个巨大的绿伞，相传它为轩辕黄帝亲手所植，距今5000多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柏树。这棵黄帝亲手栽植的柏树沐浴了5000年的风风雨雨，目睹了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至今依然苍翠挺拔，枝繁叶茂，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每一位炎黄子孙，倘若站在此树下，定会凝神驻足，肃然起敬，会情不自禁地沉思自己从何处而来，根在哪里，也会不由自主地回望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和风雨历程。

纵观中华大地，全国现有古树300万棵左右，这些古树凝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也绘就了一个个城市的记忆。在我国，树龄最长的古树估计要数银杏了。目前，世界上最老的银杏树就在贵州省福泉市，大约有6000年的树龄，胸径十分粗大，是一棵公树。山东省莒县浮来山也有一棵3000多年树龄的银杏，据说这棵银杏是西周时周公东征时栽种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另外，我国很多地区保存有成百上千年的古樟，在广西桂林市全州县锦塘山谷就有一棵巨大的古樟，高30m、胸径6.6m，至今已有2000多年。一些地区还保存有“唐樟”“宋樟”，如福建省尤溪县南溪书院左侧有2棵古樟树，树高均有30m，胸径分别有108cm和78cm，是朱熹所植，又称“沈郎樟”。像这样树龄上千年的古树在我国还有很多，一棵树就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去仔细体味。

树木不仅见证着历史，也正书写着历史。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被誉为“水杉之乡”，水杉是世界珍稀的孑遗植物，素有“活化石”之称，它对于古植物、古气候、古地理和地质学，以及裸子植物系统发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水杉树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植物学上的最大发现，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拥有水杉母树5740棵，每年产籽1000kg左右，为世界稀有品种。位于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下街口凤凰山下，有一棵被誉为“天下第一杉”“水杉王”“植物活化石”的水杉古树，是世界上年龄最大，胸径最粗的水杉母树，树高35m，胸径2.48m，冠幅22m，迄今树龄已达600余年。至今先后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植物学家亲赴利川考察引种，因此水杉树也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传播友谊的使者。

树木在见证一个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有时还会产生一些美丽的误会。例如，我们常说的法国梧桐（三球悬铃木）并非产自法国。17世纪，在英国牛津人们用一球悬铃木（又称美国梧桐）和三球悬铃木作亲本，杂交成二球悬铃木，取名英国梧桐。因为是杂交，没有原产地，法国人把它带到上海法租界内广泛栽植后，人们就称它“法国梧桐”，人云亦云，沿用至今。现在很多人认为法桐是在19世纪末才传入我国的，而实际上早在晋代时就已传入我国，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存有古树，在当地被称为祛汗树或鸠摩罗什树。相传印度高僧鸠摩罗什入我国宣扬佛法时携入栽植，西安市西南鄠邑区鸠摩罗什寺曾有2棵大树，直径达3m。虽然传入我国较早，但长时间未能继续传播。悬铃木大量传入我国约在20世纪前20年，目前我国普遍种植的以杂种“英桐（二球悬铃木）”最多。南京的法国梧桐是南京历史的遗存物，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为迎接孙中山先生遗体从北京来到南京中山陵下葬，国民政府修建了从下关中山码头到中山陵的道路，并且在路边种植了2万棵法国梧桐树，梧桐树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建设的见证，也是对孙中山先生的一种怀念，成为整个南京市在那个历史时期城市街道市容不可或缺的景观和城市名片，是民国文化的映象。可以说，树木既承载着历史，又承载着经久不衰的城市文化。

第三节 地名的启迪者

在我国众多地名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有很多地方是以树木名称来命名的。其中，以樟树、槐树、银杏、榆树、桂花、枣树等树种命名的相对较多。

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地区，以樟树为名的地名数不胜数，如江西省宜春市下辖有一个县级市称樟树市，这也是我国唯一以樟树全称命名的城市，市内设有樟树乡。而以樟树命名的镇、乡、村、组、

社区、路等在南方地区比比皆是，以樟湖、樟溪、樟河、樟桥、樟田、樟石、樟岩等与樟相关的名称命名的村镇也是不胜枚举。这些地名的存在充分体现了樟树在民间生活中的重要性。

而在我国北方地区，许多城市、镇、村用榆树来命名的也特别多，如以榆树命名的县市就有榆林市、榆树市、榆中县、榆次县（现改为榆次区）、瞻榆县（现已划入通榆县）、通榆县等。吉林省榆树市，由土名孤榆树演化而来，其地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据《满洲地名考》记载：市街用土壁围绕，在土壁之上生长着繁茂的榆树，由远望去如同森林，故此地得名为榆树。另一种说法，地名源于城南的一棵参天古榆树，据说这棵榆树需10余人合抱。而树的周围百米无其他树木生长，目标明显，引人注目。明至清初，从宁古塔（今宁安市）等地移居的汉人，在此树周围垦荒建屯，称为大孤榆树屯。后来垦荒的人口增多，渐成集镇，于是大孤榆树屯的名称逐渐传开，后来又称孤榆树，县名榆树便由此演变而来。秦代名将蒙恬为防止北方匈奴人的袭扰，辟数千里，垒石为城，因广植榆树，“树榆为塞”，陕西省榆林市因而得名。甘肃榆中县得名也与植榆有关，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指出：“现在兰州市东南有一个榆中县，其设县和得名，当与栽种榆树有关。”榆关是今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的古称，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七载：“今词人仍称山海关曰榆关。按秦蒙恬破胡，植榆为塞，故塞下多榆木，榆关之名起此。”另外，以榆树命名的镇村则更多。北京市丰台区有榆树庄，海淀区有双榆树、榆树林和榆树里小区，西直门有榆树馆，延庆有大榆树镇，康庄有榆林堡；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有榆树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有榆树屯乡，哈尔滨市有后榆树；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城郊乡有榆树台、前榆树台，鞍山市海城市有榆林，昌图县有古榆树，梨树县有大榆树，集安县有榆树林子；吉林省安图县有榆树川，舒兰市有榆树沟、通化县有三棵榆树；河南省洛阳市有榆树园，南阳市镇平县和南阳市百里奚有榆树庄，安阳市有榆林店；山东省烟台市西有榆树庄；陕西省榆林市有榆树湾；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有大榆树；江苏省苏州市有榆树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有榆树沟、霍城县萨尔布拉克有怪榆沟等；甘肃省金塔县有榆树井；湖南省芷江县有榆树湾；等等，数不胜数。

在我国，广为栽植的银杏树也是地名中的常用词，我国有许多以银杏树（白果树）为地名的地方，如湖北省麻城市的白果镇，浙江省诸暨市的银杏街、银杏村，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石桥乡的银杏山房村落，安徽省金寨县果子园乡的白果村、白果树湾，河南省嵩县和西峡县的白果坪、安阳市的银杏巷，山东省郯城县的白果树村，四川省青城山的银杏阁，甘肃省徽县的银杏乡等。

在整理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其他很多树木地名，数不胜数，如以槐树命名的，河北省晋州市槐树镇、山西省古县岳阳镇槐树村、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高峰乡槐树村等。再如山东省枣庄市、广东省珠海市的荔湾区、湖北省黄冈市的黄梅县、湖南常德市的桃源县、台湾省的桃园县与桃园市等也都分别以果树命名。

第四节 城市的工作者

我国很多树种，特别是一些经济树种，都已经有了很长的栽培利用历史，并为保障一个地方人民的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树木在一定程度上也像一个“城市的工作者”。也正是由于这种突出的贡献，很多经济树种才被一些城市选为市树，如陕西省延安市的苹果树，辽宁省鞍山市的南果梨、山东省菏泽市的木瓜树、山东省枣庄市和德州市的枣树、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和台湾省桃园市的桃树、福建省莆田市及广东省深圳市和东莞市的荔枝树、四川省泸州市的龙眼、湖北省宜昌市的橘树、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的椰子树等，这些城市均选用果树作为市树。

例如枣树，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栽培历史已有3000多年，最古老的著述出现于《诗经》，《诗经·豳风·七月》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魏风》有“园有棘，其实之食”；《小雅》有“营



营青蝇，止于棘”；《秦风·黄鸟》有“交交黄鸟，止于棘”，其中棘，指的就是枣树。儒家经典对枣的记述更为详尽，《周礼·天官·笱人》讲道“馈食之笱，其实枣、鹵、桃、榛实”；《仪礼·聘礼》说，枣、栗还是古代诸侯相互借路相互问候之际带给掌管朝觐官员的礼物，用两个容量各盛一斗二升、上边有盖的方竹簋，一个装满枣，一个装满栗，一齐献上；《仪礼·既夕礼》说，在土葬前最后一次哭吊的晚上，祭品中要有枣糗、栗脯；《仪礼·特牲馈食礼》和《仪礼·有司》讲，诸侯及下边的官吏——士，每月初一祭庙，祭品种除有规定的牲畜外，均有枣和栗，而且枣栗由谁摆放，都有讲究。再以后《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秦游说六国时，对燕文侯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这说明枣是当时燕国北方的经济命脉，是帝王考虑治国安邦国策的依据之一。对于枣树的栽植培育，《广物博志》有记载：“周文王时，有弱枝之枣，甚美，禁止不令人取，置树苑中。”《齐民要术》的记载更为翔实：“常选好味者，留栽之，候枣叶始生而移之”“枣性坚强，不宜苗稼”。《尔雅·释木》是我国第一部记录解释枣品种的书，其记录的周代枣的品种已有壶枣、要枣、白枣、酸枣、齐枣、羊枣、大枣、填枣、苦枣、无实枣等十几种。到元代，《打枣谱》记录定型的枣的品种多达72种。到清代乾隆时期，《植物名实图考》所记录的枣的品种达到87种。

再如荔枝，我国荔枝栽种历史也十分悠久，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蔡襄编成《荔枝谱》一书，对荔枝的品种、地理分布、栽培、品种特征、产地、优劣、营养功能、采摘、加工方法和在国内外贸的情况等，都做了空前详细的叙述。他被召入京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时，曾将《荔枝谱》进呈仁宗御览，后刻印成书。据英国李约瑟博士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考证，《荔枝谱》是现存的问世时间最早、内容最全面的水果专著，堪称世界上第一部果品分类学著作，此后此书被译成英文、法文、日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并流传于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树木作为“城市的工作者”的另一个特征，还在于它突出的生态价值。例如，黑松作为一种耐旱、耐盐碱性良好的树种，近年来被广泛用于沿海防护林的建设中，它能够锁住流动的沙丘，改善生态环境，可用作防风、防潮、防沙林带及海滨浴场附近的风景林、防护林。目前，我国烟台、威海、旅顺、大连、杭州等地均栽植大量黑松沿海防护林，发挥了其他很多植物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漫长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这种例子举不胜举，这些城市将各类经济树种作为市树，既体现着城市的产业特色，又是对城市人文历史内涵的继承和发扬，还对当代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都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